

小时就识月  
作品

# 余生换你 共白头

Marry  
Me



她怕的东西很多，  
怕生病，  
怕老去，  
怕一生颠沛流离。

〇 〇 〇

可最怕的，  
是他不再爱她。

爱情从来都  
不是平等

我愿不顾一切换你共白头

“等我给你摆平了一切，  
你就跟我回家吧，  
我尽量不辜负你。”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.

小时就识月  
xiaoshijueshiyue  
作品

# 余生换你 共白头

Marry  
M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生换你共白头 / 小时就识月著. — 南京: 江苏  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4  
ISBN 978-7-5594-0017-8

I. ①余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1873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余生换你共白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 | 小时就识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统 筹  | 黄小初 邹立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选题 策 划  | 朵 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文 字 编 辑 | 夏 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发 行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经 销    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880mm×1230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209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7年4月第1版,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94-0017-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32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●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 
一望可相见

001

第二章  
一步如重城

016

第三章  
所爱隔山海

029

第四章  
山海亦可平

042

第五章  
佳人难再得

055

第六章  
不负相思意

066

第七章  
山水总相逢

080

第八章  
明月照伊人

091

♥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九章  
青山原不老

119

第十章  
还寝梦佳期

133

第十一章  
犹是故人来

147

第十二章  
已跃千重山

167

第十三章  
又渡万顷海

182

第十四章  
爱久见人心

201

番外

222

后记

280

## 第一章 一望可相见



她怕的东西很多，怕生病，怕老去，怕客死他乡，怕横尸山野，可即使他的神情再恐怖她也不怕，肆无忌惮地望着他，目光沉静而坦然：“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回来了。”

卢伊人踏上故土的第一站就是亿嘉主楼。

大楼盘踞在金融贸易最发达的地段，交通主要靠南面和西面两个开口。公司正门朝南，从南边来能看到楼顶闪着金光的几个大字，从西边来，看到的就是浮动公司全称和硕大 LOGO 的显示屏。

亿嘉的名号，在整个 D 市都是响当当的。

据说这栋建筑设计招标的时候分了平面、立体和灯光三个板块，入选的都是业内实力雄厚的财团，过五关，斩六将，百里挑一，独占鳌头。今年赫方佐歪打正着把设计提案投到这儿来，回头兴高采烈地跟她报喜，满脸洋溢着要发大财的兴奋感。而此刻，她怀着复杂的心情坐在三十层的高楼里，只觉得一切都悄无声息地改变了。

偌大的会议室里，陆重淮的特助何冬面无表情地对着她，开门见山地交代：“董事长早上吩咐过，凡是您开出的条件都答应，您如果觉得没问题就签字吧。”

卢伊人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孔，摩挲着笔执意问：“如果我非要他亲自和我谈呢？”

以何冬对她的成见，心平气和地说上三句话都算了不起，语气自然很差，说的话也十分官方：“抱歉卢总，董事长他实在是腾不出时间，已经把这件事全权交给了我。方案我们不会催，也不存在任何对您不利的问题。”

末了，他还有意无意地提点：“您既然是聪明人，就该明白其中的道理。”

能有什么道理？陆重淮一句话就能摆平的事，被搬上台面拐弯抹

角说了这么多，字里行间都是折辱。

换了三年前，她只怕早抬腿走人了。这几年在龙潭虎穴里闯了闯，做人做事成熟不少，话再说出来，已带了威胁的口气。

“你就不怕哪天我跟他和好了拿你开刀吗？”
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铜墙铁壁依旧岿然不动，他一口一个“卢总”地叫着，却跟她较劲似的嗤笑：“卢总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。”

卢伊人再不多说，雷厉风行地签了字，把笔撂在桌上，拿了桌上一式两份文件中的一份，提着包走出会议室。

何冬当她识趣，跟在后面慢悠悠地地理了理西装，却远远眼尖地看见她站在电梯门前摁了上行的按键。他脑中顿时警铃大作，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。

陆重淮的办公室在整栋大楼的顶层，非常亲民地用磨砂玻璃围出一个带几级楼梯的单间。只有秘书助理还有他自己能刷卡进去，安全措施做得相当到位。

楼下设了门禁，几间会议室只有高层和有头有脸的合作伙伴才能进入，所以从会议室上去一路都畅通无阻，可等她一口气冲到门口，却发现门推不开。

耽搁了片刻后，追上来的何冬拦住了她拍门的手。刚刚就不怎么样的态度又打了折扣，还带了几分警告的意味：“董事长在里面工作，你不能进去。”

可卢伊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寸步不肯让：“我和他谈的就是工作。”

她态度强硬，铁了心要闹场，没有一点善罢甘休的意思，又想靠近却被他攥住手腕，因为猝不及防的疼痛而挣扎起来。

推搡间，门忽地从里面打开，陆重淮冷冷地看着争执不休的两人，音量不高不低地提醒道：“知道自己是在哪儿吗？”

他穿着一身量体裁衣的正装，身量笔直高挑，目光在她的身上逡巡。

这一刻原本是两人眼神交流的完美契机，却被一旁的何冬给搅和了。他机警地松手往旁边退了一步，没什么诚意地认错：“对不起陆总，我没有拦得住。”

陆重淮不容置喙地吩咐：“你先去楼下看看。”

何冬愕然地对上他的眼神，欲言又止。然后又看了卢伊人一眼，悻悻地离开。陆重淮这才重新打量起向来颐指气使的女人，把她扯进来后又把门关上。

里面就他们两个人，外面看不见也听不见，只有两个抱在一起的黑黢黢的影子，非常引人遐想。那些埋着脑袋工作的人一下子炸开了锅，抽出一分钟空来窃窃私语。

卢伊人今天回国，穿了整洁的职业装，胸前绷得紧紧的，饱满的红唇半张，怎么看怎么摄人心魄。可他只是掐着她的脖子逼近，咄咄逼人地问：“我有说要见你吗？”

近在咫尺的眉眼，每说一句话都像染了一层寒霜。她怕的东西很多，怕生病，怕老去，怕客死他乡，怕横尸山野。可即使他的神情再恐怖她也不怕，肆无忌惮地望着他，目光沉静而坦然：“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回来了。”

陆重淮的眼里闪过一丝情绪，松开她，自嘲似的回答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”

她的喉头动了动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有些不自在地扯着公事和他谈：“后期合作还要劳烦费心指教，我们很想把这个项目做好。”

陆重淮的脸色稍缓，递了一张名片给她：“没事别来公司找我，发条短信我跟你去外面谈。”

她没多想就问：“公司不方便？”

陆重淮看着她被何冬攥红的手腕，双眉紧蹙：“怕你再像今天这样撒泼，我要脸。”

卢伊人输个电话号码也不忘刺激他：“这么说在公司外面就不要

脸了？”

他没理她，显得她说的话很没有涵养，她不由得抿紧了唇。

铃声一响他就挂断了，却还是加了个备注存好。

她将这些细节看在眼里，默了默问：“你是因为我才答应和我们合作的吗？”

他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，奉劝她：“不要自作多情。”

她顿了顿：“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”

“爱过。”他未问即答，烦躁地将手机揣回兜里，难得地展露出焦虑的一面。

闻言，她陡然一怔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笑道：“我就想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，何助理把你形容得日理万机，怕打扰到你。”

他沉吟片刻：“有。”

她不着痕迹地攥住衣角，屏了一会儿气才征询道：“明天早上我家见可以吗？”

陆重淮定定地看了她一会儿：“好。”

这场谈话遑论顺利，卢伊人看起来与平时无异，出门时却无意间踢翻了废纸篓。陆重淮一言不发地扶起来，拨了内线叫秘书进来，再望了她一眼。

她撞上他的目光后嫣然一笑：“怎么？心疼了？我今天飞机一落地就过来了，连行李都是让人拖走的。本来可以不用等那么久的，要不是你不肯见我，也不至于什么都没吃。”

他心里那点波澜被她浮夸的演技压下去，别扭地说：“我今天本来就不想见你。”

她佯装毫不在意地告辞，步伐却有些不稳。

陆重淮目送她在磨砂玻璃的阻隔下渐渐淡去，心不在焉地收回视线伏案工作，可到底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进来的不是秘书，而是脸色铁青的何冬。他风风火

火地闯进来，劈头盖脸地问：“你忘了三年前满城找她的绝望了吗？”

他和陆重淮出生入死打过天下，之于陆重淮，就好比魏征之于唐太宗。

陆重淮听了，看他的眼神里反而有了一丝责怪，头一次让他不要管自己的事情：“我和她之间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以后下手不要没了轻重。”

卢伊人从出租车上下来是赫方佐接的驾。

血气方刚的少年一上来就吊儿郎当地贫嘴：“人姐，我这可算是等到你了！怎么早上放了行李人就不见了，找你半天电话也不接。我都在楼底下等三个小时了，给涨工资吗？”

她摘下墨镜，别在包包的夹层里：“静音忘记调回来了。”说完一眼斜过来，“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

“人姐啊？难不成还叫人妻吗？”他嬉皮笑脸，在她的手打过来以前猴似的躲开，精神抖擞。

卢伊人抬脚就往公司里走，赫方佐隔着玻璃紧随其后笑得眉飞色舞，想了想，他又问：“叫老大成吗？”

她还没从陆重淮那儿缓过来，手脚都是冰凉的，现在谁推她一把她一定会倒地不起，无精打采地回应他：“半个月前你不是这么叫的。”

赫方佐以为她是时差没倒过来，愣了愣问：“会还照计划开吗？”

她语气肯定地道：“开。”

他迟疑了一会儿，面色为难地请示：“明天有老朋友攒了个局，好几年没见了。如果你准的话，我就跟云姐说一声，要她替我陪你去谈生意。”

卢伊人眼下是真说不出多余的字来，声音疲软：“你去吧。”

赫方佐听了，兴高采烈地为四点的会议准备去了。

卢伊人闭眼犯起恶心，在原地头重脚轻地抵着墙好一阵干呕，背上、

额头上都是虚汗。

魏云看见了，连忙跑过来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卢伊人白着一张脸摆摆手：“没事，这两天睡得太晚，身体有点吃不消，我已经跟自己道过歉了。”

魏云神秘莫测地附耳道：“听过王均瑶没？”

卢伊人抬起头，一时没听清：“谁？”

魏云介绍道：“全国政协委员，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，二十四岁开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，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航线，二十七岁创立均瑶集团乳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三十五岁投资五点五个亿在徐家汇建设上海均瑶国际广场，三十七岁投资三峡机场……”

卢伊人正难受着呢，一听这个就想起陆重淮：“你可别给我介绍对象，别说是亿万富翁，就是家里金银珠宝堆成山我也不想认识。”话音刚落，她若有似无地回味着“三十七岁投资三峡机场”，心里觉得不对，又开口，“你再说一遍，他现在多大？”

魏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：“2006年的这个时候死于过劳，享年三十八岁。”

卢伊人赶紧拍拍自己的脸：“刚才还困呢，一下被你给吓醒了。”

魏云睨着她：“命就一条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卢伊人心虚得要命，借着会议内容转移了话题。

一回来，他们就接了三个大单，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情。

公司的条件很简陋，十多个主要负责人一人搬一把椅子坐在所谓的会议室里。平均年龄也就二十六七岁，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此刻聚精会神地听着，眼里尽是未来。

投影仪架在过道上，卢伊人站在比自己稍微高一点的幕布旁展示PPT，认真起来的样子跟陆重淮神似。

“我们现在一共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……”

从地库取了车，付费的时候发现没零钱，卢伊人给了张整百的让收费岗亭里的人找。在等待中，她无意间看到马路对面停了一辆黑色揽胜，窗户半开着，坐在里面的人像极了陆重淮。

她心里一悸，连忙打着方向盘追上去确认。等开到没隔离栏的路段再掉头驶到写字楼对面时，那辆车已经开走了。

后面的车超过她时，都不满地望了她一眼。她定了定心神，又重新汇入车流。不管那个人是不是陆重淮，都和她没关系了。

再没有人在深夜加班时专程送来夜宵，再没有人轻描淡写地提醒被她遗忘的下一个步骤，再没有人帮她把做了一半就睡着的工作熬夜完成……这些都是她一开始就知道，且不抱任何期待的。

就像她再不会盯着他的照片失声痛哭，再不会在想他时偷打匿名电话，再不会在吵架后躲到安全通道，听他边心急如焚地托人找她，边暴躁地踹门。

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就算情感上控制不住，现实也能让人心灰意冷。

她不再接纳新的人，不在人前提起旧爱，时而仰望浩瀚星空，唯北斗与牛郎无影。她在人海里无踪，像极了深冬飘雪，自寒夜苏醒，看黑暗的天际被雪光照亮，孤身走出皑皑天地，无须跟谁走，也无须再回头。

当繁城烧为灰烬，莽原亦寸草不生，她终于鼓起勇气正视他，不隐藏，也不逃避。

下午她本想问那么多公司可以合作，为什么不避嫌，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伤人，于是掉转刀锋对准了自己，一开口就约了明天。

魏云举例提醒她，她也并不是不畏惧，甚至头发越掉越多，经期紊乱，时常晃神，身体发出的每一个警告她都心知肚明。

可人只要活着，就不断有迫切追求的、不肯辜负的、身不由己的事物出现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想花任何时间在无用的解释、保证、倾诉和安抚上，此时所有的劝告都会变成阻挠。越清醒，越焦虑，越无能，

越疲倦，因此而衍生的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才是最要不得的。

她试图抓紧每分每秒赶在阅兵之前穿上盔甲，以显得不那么像逃兵，于是果断在身体快支撑不住的时候，又只睡了四个小时。

她下意识地想着不能睡过了头，一直熬到深夜三点她还是醒得非常早。

昨天赫方佐给她的企划案她看了一个小时才看完，又反复浏览了无数次，字句斟酌，圈画好地方，再改了无数个细节。醒来时又有了好的构想，怕忘记，一大早就开始工作。

半个小时后修改完了草案，她正准备给陆重淮打电话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惜字如金：“起床了吗？”

“起了。”

“开门。”

她也毫不意外，合上笔记本就起身去开门，把他请了进来。看到他脚上的鞋时犹豫了一瞬：“地上凉，就穿着进来吧。”

陆重淮看了她一眼，对她的了解具体到每一个动作和眼神，置若罔闻地脱了鞋。

他知道她懒得打扫卫生。

她稍稍顿了一下，回过神后将准备好的文件和原始资料都拿给他。

陆重淮不知是真认真还是假正经地翻了两页，都已经进了门，还非故作客气地问她：“可以坐吗？”

她不知打哪儿来的火气，走过去在他继续装淡定时一把将他摁倒在沙发上，瞬间多了毛：“想怎么做，这里可以吗？”

陆重淮眼里有暗流涌动，就势摁着她的后脑勺，将她的唇压下来，压根儿不含感情地深吻，力气大得她舌根发麻。而她以处于下风且非常难受的姿势塌着腰，几乎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了他的身上，想起来都不可能。

她推了他几次都没用，索性剥开他的外衣，不管不顾地抓着一切

能把他拽下去的东西，可他一点抽手阻拦的意思都没有。

下一秒，她不经意地一瞥，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，彻底老实了。

陆重淮推着僵硬的她坐起来，看着她认怂的样不由得哂笑：“现在点火有什么后果，你比我要清楚。”

她两片唇微肿，喘匀了气，在上面抹了抹，不甘示弱地回敬道：“骨头越贱越硬，人越爱越轻，但愿你别再爱上我，不然有什么后果，你也很清楚。”

陆重淮波澜不惊地对上她的视线：“多谢提醒。”

她一口气憋在心里上下不能，拢着衣领站直了。

陆重淮比她想象的还要居高临下，把文件往桌上一搁，盛气凌人地道：“讲给我听。”

她只当他是自己有生之年遇见的最难缠的甲方，很快便进入状态，言简意赅地陈述：“亿嘉的手机新推的几项功能都是亮点，宣传片体现不出优势，我们的想法是将讨论广告创意的过程编进广告里，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我们的目的。”

陆重淮听到这里，抓住了关键：“时间能控制在三十秒以内吗？”

讨论过程本身就很烦琐，要想清楚地介绍每种功能，就得切换数个场景，用时超过三十秒，就得考验观众的耐性。

卢伊人给他的答复是：“你认可这个创意，大多数消费者应该也能认可，如果放到微博上让网络名人转发宣传，然后让目标市场群体看见，再在电视上播出删减版，依然是可行的。”

他听出她话音里的不服气，动动嘴皮子就把她批得一无是处：“没有足够的样本和统计数据，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？网民有多少，电视观众又有多少？怎么囊括所有潜在的消费用户，怎么保证电视观众一定在网上看过完整的视频，这些在你们的方案里都没有体现。我请你来是做宣传的，不是让你教我怎么卖产品！网络营销本身就是一条渠道，为什么要多占资源呢？做好这个案子对你公司的意义你知道，

现在却拿这种漏洞百出的东西来应付我，是想让我表扬你急于求成，还是鼓励你自取灭亡？一个需要用‘大多’‘应该’评估的方案，你跟我说没问题？”

这样的陆重淮，无疑是冷漠、陌生、不可一世而又光芒万丈的。

他真的从一头顽劣暴躁的小狮子，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。

他是一头有着高贵血统的狮子，而她是他孤独时陪他强身健体的梅花鹿。他注定不忍心吃掉她，却在偶然的玩闹中，无意间弄断了她防身的犄角。

很久以前，她也曾跟他同处一室讨论过问题，只不过那时的他对她爱护有加，即使留了烂摊子他也会在事后不声不响地收拾妥当。他教她深奥的逻辑难题，也教她处理公事的例行办法。

可以说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以这样的形式跟他针锋相对，所以当他以刁难的姿态对待她的时候，她竟然感到了一丝委屈。

其实她心知肚明，问题发生了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解决，而不是辩解，更不该是披着解决外皮的辩解，只能低下头诚恳地致歉：“这是我的疏漏，择日一定设计出改良方案。”

陆重淮对待工作一向苛刻，何况是对着了解他的脾气却明知故犯的人，知道如今改变不了结果，仍然很无情：“我很忙，今天已经破了例，其他时间都有不能变更的行程。既然省略招标评审的环节让你做主你不乐意，非要我亲自拍板确认，就该料到有被我否定的可能性，提前准备好三份以上的备案。”

他不会为她的尽心尽力感动，不会赞赏她努力赶工的行为，相反还会因为质量不过关，觉得她态度敷衍而生气。

卢伊人的斗志被他沉重的语气给浇灭了。

在此之前，她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，现在却被他的批评打击得没了信心，不禁扪心自问，回头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么糟糕。

在他面前，她的心理素质只能是自欺欺人。

为什么同样深切地爱过，他就能做到宠辱不惊呢？

面对着这样的陆重淮，她不服气却辨正误，只能迎难而上对着他立下军令状：“行，我当着你的面改，如果今天做不出令你满意的方案就随你处置。”

陆重淮不置一词，以平静的眼神和细微的动作示意她现在就可以开始。

她不动声色地取了资料，重新查看漏掉的细节。不过半分钟，就已经满脸认真。而他也满意地收回视线，专心做自己的事。

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忙，即便身在她这里，也有看不完的文件。她偶尔走神，瞟到他平放在桌上的手机，也能看到曲曲折折的统计图，或者是密密麻麻填满数字的表格。

陆重淮是一个不愿被家族荫蔽保护、怀揣抱负的男人，从一无所有到大楼落成，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，成为优秀的企业家，承担了很多无法纾解的压力。

就算处在低谷，也仍有堆积如山的问题亟待解决。那时不管心情多么糟糕，都得力排万难、昼夜不分地竭尽全力，否则就将导致动辄千万的损失。

他身体力行地告诉她，人类需要慈悲怜悯，但施以同情往往是一个以人力逆天的过程。

不死的英雄之所以强大，不在于他能与天作对，而在于，哪怕脚下爬着的个个都是浑蛋，也有决定他们生死的权力。

明白了这个道理后，她再不敢轻易让自己变成弱者，以免到头来连生存都要靠别人救助。更无颜向着她心目中不死的英雄伸手。

经过近两小时的修改，卢伊人把调整的雏形跟他详细地描述了一遍。

视频主打产品的五项功能，每个场景耗时控制在五秒左右，最后